

林毅夫想回台湾的梦想

2013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与另外5名经济、科技界政协委员举行记者会。林毅夫在记者会后同台湾媒体见面时说：“我是一个台湾孩子，想要回去台湾，我想要回家”。林毅夫谈及无法回台湾时，眼眶含泪，哽咽以闽南语表示，每当午夜梦回，他都很想回台湾；他也表示，“这是历史悲剧，当年离开金门时没带走机密文件，事后也没长官或同僚因他受惩处。”林毅夫表示，马英九是他台大学长，高华柱是他敬重的学长，也是当年营长。他用闽南语说，“乡愁，就像我潜意识一部分。从离开台湾第一天起，就很强烈想回去；年纪越大，感觉越强烈。”

林毅夫说，记得儿时在台湾，有很多老兵讲乡愁，“当时体会，和现在完全不同。尤其现在清明时节，真的很希望回去祭拜过世的父母，再看看自己生长的地方，品尝台湾小吃。”他说，如以特殊方式要求回台，不管蓝绿“执政”，同意了，另一方将反对，他不愿成蓝绿指责议题。他强调，希望“以台湾国仔的身份回到台湾”，讲到这，他眼眶湿润，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针对林毅夫的请求，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对此指出，过去林毅夫也曾提出以探亲或专业交流名义赴台的申请，当局也有核准，但林毅夫没有入境；林毅夫若要再次申请赴台，可以按照规定提出申请，相关机关会依法审查。但台湾军方对林毅夫回台态度始终强硬，台湾“国防部”负责人高华柱曾在2012年3月表示，林毅夫犯了台湾军刑法，没有模糊空间，如果林毅夫返台可以安然无事，他就会辞职下台。当年5月，台湾防务部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从未拒绝林毅夫返回台湾，林毅夫既然已被相关单位通缉，若返台一切依法定程序处理，希望他可以坦然面对法律问题。

2002年，林毅夫申请返台为故去的父亲奔丧，台湾内务、防务、两岸事务等部门即于当年5月31日发表共同新闻稿，明确表达“人道考虑同意入境、法律责任依法处理、逃离行为为严重谴责”3点立场。林毅夫只好请妻子代其奔丧。

两岸炮战和心战

1958年8月23日，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大陆开始炮击金门，两岸从此开始了长达21年的军事相互炮击。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同日，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宣布大陆停止炮击金门。

两岸在军事对抗之外，还采用各种形式的心理对抗。“解放台湾”与“反攻大陆”在双方高分贝的喇叭上通过海峡在夜深人静当中格外刺耳，这是一种强制性灌输，即使士兵们堵上耳朵，依然能够清楚的听见对方的广播，对方广播刚一停，本方广播又开始喊话。大陆最初使用的扩音器有9只250瓦的喇叭，功率相当于90只普通喇叭一起工作，被戏称为“九头鸟”。

在两岸心里对抗期间，两岸通过海漂、空飘大量的散发政治传单。大陆的“海漂”工具五花八门，有酒瓶、玻璃瓶、罐头盒等，只要是能漂在海上的器具，全都派上了用场。通常的做法是：把传单塞进海漂器具中，用蜡封口，头一天晚上派一条小船悄悄出海，在离金门几百米的海面将东西抛下。第二天一早，潮汐便把这些无声的“炸弹”推到了金门的沙滩上。但因双方都有严格的政治纪律，所以，老百姓对这些政治宣传品不屑一顾。后来，双方高招迭出，空飘是在一个大风眼的线上，绑上一根蚊香，再牵一段木头，放在海面上向金门漂去。就像有一个人牵着它走，一个风筝最少可以带两斤最多可以带四斤，到了金门以后，香烧到线，线断掉后风筝就在风中飞走，物资和传单就掉了金门。当然，这些都需要北风，和各种物资一起漂（飘）过去的，还有捆绑在一起的政治宣传品。大陆的糖衣炮弹主要是土特产品，贵州茅台、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西湖龙井茶，等等，那些在当时一般老百姓都难以见到的奢侈品。台湾方面也制作过巨型汽球，搭载量可达四百磅，覆盖范围可达江西、湖南，更曾一度飞抵印度和中东地区。50年代末大陆自然灾害严重，台湾的糖衣炮弹以食物为多，连糯米饭都有。为了吸引百姓使用，台湾方面更是倾注了“智慧”，厦门沿海的农民捡到了台湾飘过来的衬衫，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文字、图案和标志，于是，放心地穿上，结果下地干活，一出汗，国民党的旗帜就慢慢地显出来，原来，图案是隐形的，见水就会显示出来。

在两岸利用广播大打心战的年代，台湾

当局也不忘监听大陆广播，为此还在“央广”特别成立了侦听组。侦听人员共二十余人，分成四班，从早上5点至次日凌晨1点轮班侦听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陆各省台、海峡之声台的对台广播。每天完成侦听任务后，他们还要将侦听到的内容抄录、装订成印有“极机密”字样的所谓《共匪广播实录》，提供给“总统府”、“情报局”等单位。

当时的“央广”侦听人员最怕听到“声音夸张尖锐的样板戏”，“很令人受不了”。此外，“十一”国庆节和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日子也令他们犯怵，因为一到这时，上头就要求他们熬通宵，一字不误地听出上百人的姓名和职称。

进入70年代，“央广”的播音逐渐“软化”，并推出新式“武器”——邓丽君。邓丽君的歌声《甜蜜蜜》、《小城故事》在冰冷的对峙中连接海峡两岸。很多人从收音机里的“敌台”广播中听到她的歌声，尽管这个柔声动听的聲音在当时被斥为“流毒”、“靡靡之音”，但这并不妨碍大陆民众对邓丽君的喜悦。当时甚至

海峡之殇

老木

出现一句口头禅：“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老邓”指的是邓小平，而“小邓”则是邓丽君。

大陆当年的“心战”回击，也不限于“前线”。1954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开播。最初，对台的节目做得比较硬，多为政治报告和口号。这个问题后来被周恩来总理意识到，他在1972年8月提出两项改进措施：第一，增加天气预报节目；第二，节目结束时要说“台湾同胞，祝您晚安”。伴随着邓丽君的歌曲，大陆方面也开始对台播放当时在大陆不能接受的李谷一的《乡恋》。而厦门前沿广播在70年代以后也会在天气突然变化时提醒对岸的“蒋军官兵弟兄们”，“请赶快收被子”。



1981年，邓丽君获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升颁发功绩奖状。

林毅夫其人其事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林毅夫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林毅夫自小牢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一个人如果有能为十亿人谋福祉的能力，就应该毅然投身到这样的事业中去。因此林毅夫后来从台湾毅然回海投奔祖国，实现了父亲和自己的一个梦想。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和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因为这个连的位置是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所以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的明星据点。

林毅夫自己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偷偷地收听大陆电台，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硬是生生地将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毅夫曾听人说，十年前，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由后屿坡泗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泗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了。

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击，以让游泳者顺利泗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林毅夫用自由式游了近两个小时，上了岸，因为海滩必埋有地雷，不敢擅自走动，便用手机打信号，解放军驻防部队派出一名士兵逮捕了他。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大陆两地毯式搜索。为防止“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社会上一直传说，林毅夫是抱着两只篮球游过海峡的。这个传说，在2008年3月7日的林毅夫夫妇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证实是谣言。陈云英（林毅夫妻子）在发布会上透露，林毅夫是个游泳健将，至今仍可以连续游2000米。“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林毅夫这时插话进来说，“尤其是两个篮球。”在场记者全被夫妇二人逗笑了。

师从大师舒尔茨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对于林毅夫的“弃暗投明”，当初许多人并不了解。林毅夫最初想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可是，校方以其“来历不明”将之拒之门外。在北大，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惟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其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得以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

有意思的话

1.“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我们。如果中国选择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将继续欢迎中国的崛起”——已于2013年2月卸

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学生继续深造。

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到全国政协常委

2008年，林毅夫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是第一个在世行担任副行长的中国人，也是世行62年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首席经济学家。

2012年6月林毅夫正式卸任了任期4年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回国后，林毅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林毅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2010年7月22日举行的英国科学院年会上，林毅夫教授被选举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研究的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13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林毅夫当选全国政协常委。

今年“两会”期间，他在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回顾四年世行历程表示，“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他表示，在世行四年时间，自己收获非常大。从世行回来，自己进入一个著作高产期，先后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等书籍，“这都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林毅夫介绍说，自己在这几本书的前言里面谈到，“作为知识分子，我确实是把国家的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作自己的职责。因为，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读书，总是看到自己国家衰落。”

“我在台湾长大，实际上也就是由于国家衰落造成民族不幸的一个受害者。照理说从我内心里面，我从台湾回到大陆来工作，这种心情应该就像一个住在夏威夷的美国人回美国工作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历史的悲剧，我必须采取特殊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还不能回家。”

林毅夫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中国如何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也一度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这本“真经”帮助西方实现了它们的现代化，让它们富强。“我应该去把那本‘真经’学会，按照这本‘真经’给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

“然而，在美国、在世行、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更加深了我这个信念，实际上在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谓的‘真经’。”林毅



2013年3月7日，林毅夫等人答记者问

夫指出，西方经济学有理论，然而理论是不断在更换的，“不断在变就不能叫做‘经’嘛，‘经’是说几百年、几千年都不变的”。

“如果在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你怎么能够做到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呢？”林毅夫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有参考价值，但绝对不能作为中国行为的准则，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不受任何理论的束缚，然后实事求是地来看待中国的发展。

“人家老笑我是‘乐观派’，我说我是‘客观派’。”在林毅夫看来，“悲观派”只看到问题，“乐观派”只看到机会。“在我的谈话中，永远是把机会跟问题同时谈的；而且一定同时讲机会如何去掌握，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怎么去克服。”

——俄罗斯中部地区2月15日陨石降落，一道特别明亮的光在天空划过，许多人还以为是飞机坠落。见证这一罕有自然景象的其中一名目击者米哈伊洛娃如此形容陨石出现时的情况。

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告别演说”中谈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她指出中美已建立了足够广大和弹性的关系。

2.“当时就好像有一个超高速火箭飞过一样。一个火箭飞了过去，接着又有一